

廣四十家小說弟五冊



杜陽雜編序

前進士武功蘇鄂德祥撰

余韶年好學長而忘倦。嘗覽王嘉拾遺記。郭子橫洞冥記及諸家怪異錄。謂之虛誕。而復訪問博文強記之士。或潛夫輩。頗得國朝故實。始知天地之內。無所不有。或限諸夷貊。隔於年代。洎貢藝闈下。一不中所司掄選。屢接朝士同人語事。必三復其言。然後題於簡冊。藏諸篋笥。暇日閱所紀之事。逾數百紙。中僅繁鄙者。並棄而弗錄。精實者。編成上中下三卷。自代宗廣德元年癸卯。訖懿宗咸通癸巳。合一百十載。皆耳目相接。庶可傳焉。知我者。謂稍以補東觀緹緬之遺闕也。今武功縣有杜陽城。杜陽水。余武功人。故以為名。覩列於談叢之下者。時乾符三年秋八月編次焉。

杜陽雜編序終

杜陽雜編卷上

前進士武功蘇鄂撰

代宗廣德元年。吐蕃犯便橋。上幸陝。王師不利。常有紫氣如蓋。以迎馬首。及迴潼關。上嘆曰。河水洋洋。送朕東去。上至陝。因望鐵牛。蹶然謂左右曰。朕年十五六。宮中有尼。號功德山。言事往往神驗。屢撫吾背曰。天下有災。過牛方迴。今見牛也。朕將迴爾。是夜夢黃衣童子歌於帳前曰。中五之德。方義。我胡乎。胡乎奈何。詰旦上具言其夢。侍臣咸稱上德主。胡虜破滅之兆也。黃衣土色中五土之數  
義我者高盛之貌也 是月副元帥郭子儀與大將李忠義。渭北節度使王仲昇。克復京都。吐蕃大潰。上還宮闈。圖功臣於凌烟閣。上因謂子儀曰。安祿山僭亂中原。是卿再安皇祚。昨朕蒙塵。卿復戰力。今日天下乃卿與我也。雖圖券不足以報元老。因泣下霑衣。子儀伏於上前。嗚咽流涕。曰。老臣無復致命久矣。但慮衰老不堪王事。伏賴陛下宗廟社稷之靈。以成微績耳。上因命御馬九花蛇並紫玉鞭轡。以賜子儀。子儀知九花之異。固陳讓者久之上曰。此馬高大。稱卿儀質。不必讓也。子儀身長七尺餘 九花蚪即范陽節度李德山所貢。額高九寸。毛拳如驃頭頸鬃鬚。真虬龍也。每一嘶則羣馬聳耳。以身被九花文。故號為九花蛇。亦有獅子驃臂皆。

頃上東幸觀獵於田。不覺日暮。忽顧謂左右曰。行宮去此幾里。奏曰。四十里。上遂令速鞭。恐閑夜而九花丸緩緩然。若行一二里而已。侍從奔驟無及者。上以為超光趨影之匹也。王子年拾遺記周穆王有八駿號超光趨影逐日者自是益加鍾愛。既復京師。以賜子儀。崇功臣也。上嘗幸興慶宮。於複壁間得寶匣。匣中獲玉鞭。鞭末有文曰軟玉鞭。即天寶中異國所獻。光可鑑物。節文端嚴。雖藍田之美。不能過也。屈之則頭尾相就。舒之則勁直如繩。雖以斧鎚鋸斫。終不傷缺。上嘆為異物。遂命聯蟬繡為囊。碧玉絲為鞘。碧玉蠶絲即永泰元年東海彌羅國所貢云。其國有桑枝幹盤屈覆地而生。大者連延十數頃。小者陰百畝。其上有蠶。可長四寸。其色金。其絲碧。亦謂之金蠶絲。縱之一尺。引之一丈。燃而為鞘。表裏通瑩。如貫瑟瑟。雖併千夫之力。挽之不斷。為琴瑟絃則鬼神悲愁背舞為管絃則箭出一箭出五百步為弓弦則上令藏之於內庫。至朱泚犯禁闈。其鞭不知所在。故水部賈萬員外所傳也

以事告上曰。豈非上清珠耶。遂令出之。絳紗猶在。乃泫然流涕。徧示近臣曰。此我為兒時明皇所賜也。遂令貯之於翠玉函。置之於臥內。忽有水旱兵革之災。上每虔祝之。無不應驗。

大歷中日林國獻靈光豆。龍角欽。其國在海東北四萬里。國西南有怪石。方數百里。光明澄澈可鑑人五臟六腑。亦謂之仙人鏡。其國人有疾。皆輒照其形。遂知起於其臟腑。即自採神草餌之。無不愈焉。靈光豆大小類中國之菉豆。其色紅而光芒長數尺。本國人亦呼為詰多珠。和石上菖蒲葉煮之。即大如鶩卵。其中純紫。秤之可重一斤。已上啗一丸。香美無比。而數日不復言飢渴。龍角欽類玉而紺色。上刻蛟龍之形。精巧可麗。非人所製。上因賜獨孤妃與上同遊龍舟池。有紫雲自欽上生。俄頃滿於舟楫。上命置掌內以水噴之。遂化為二龍騰空東去。

上崇奉釋氏。每春百品香和銀粉以塗佛室。遇新羅國獻五彩氍毹。制度巧麗。亦冠絕一時。每方寸之內。即有歌舞妓樂列國山川之象。忽微風入室。其上復有蜂蝶動搖。燕雀飛舞。俯而視之。莫辨真假。又獻萬佛山。可高丈。因置山於佛室。以氍毹藉其地焉。萬物山則彫沉檀珠玉以成之。其佛之形大者。或逾寸。小者七八分。其佛之

首有如黍米者。有如半菽者。其眉目口耳螺髻毫相。無不悉具。而鏤金玉。水晶幡蓋。流蘇菴羅薺葛等樹。構百寶為樓閣臺殿。其狀雖微。而勢若飛動。又前有行道僧徒。亦千數。下有紫金鍾徑闊三寸。上以龜口銜之。每擊其鍾。則行道之僧禮首至地。其中隱隱焉。若為之梵音。蓋關戾在乎鍾也。其山雖以萬佛為名。其數則不可勝紀。上因置九光扇於巖岫間。四月八日。召兩街僧徒。入內道場禮佛山。是時觀者嘆非人。工及覩九色光於殿中。咸謂之佛光。即九光扇也。由是上令三藏僧不空念天竺密語千口而退。傳之於僧惟籍。

李輔國恣橫無君上。切齒久矣。因寢夢登樓。見高力士領兵數百。鐵騎以戟刺輔國。首流血灑地。前後歌自北而去。遣謁者問其故。力士曰。明皇之令也。上覺。亦不敢言。輔國尋為盜所殺。上異之。方以夢言於左右。先是肅宗賜輔國香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奇巧殆非人間所有。其王之香。可聞於數百步。雖鑠之於金函石匱。終不能。揜其氣。或以衣裾誤拂。則芬馥經年。縱澣灌數四。亦不銷歇。輔國常置於座側。一日方巾櫛。而辟邪忽一大笑。一悲號。而涕泗交下。輔國惡其怪。碎之如粉。以投廁中。其後常聞冤痛之聲。其輔國所居里巷。酷烈彌日。猶在。蓋春為粉而愈香故也。不周歲。

而輔國死焉。初碎辟邪，輔國嬖奴幕客宮人知異常物，隱盾二合而魚朝恩不惡輔國之禍，以錢三千萬買之。及朝恩將伏誅，其香化為白蝶，竟天而去。當時議者以奇香異寶非人臣所當蓄。輔國家藏珍玩皆非人世所識。夏則於堂上設迎涼之草。其色類碧，而幹似苦竹，葉細如杉。雖若乾枯，未嘗彫落。盛暑刺之窗戶間，而涼風自至。鳳首木高一尺，彫刻鸞鳳之狀，形似枯槁，毛羽脫落，不甚盡。雖嚴凝之時，置諸高堂大廈之中，而和煦之氣如二三月。以別名為常春木。縱烈火焚之，終不焦黑焉。涼草  
周木

或出於薛王宅十洲記火林有不焚之木治亦此類者也

魚朝恩專權，使氣公卿不敢仰視。宰臣或決政事，不預謀者，則毗睚曰：「天下之事豈不由我乎？」於是上惡之。而朝恩幼子曰令微，年四五始給事於內殿上，以朝恩故，遂特賜祿焉。未浹旬月，同列黃門位居令微上者，因斂立於殿前，遂爭路以進，無何，誤觸令微臂，乃馳歸告朝恩，以班次居下，為同列所欺。朝恩怒，翌日於上前奏曰：「臣幼男令微，位處眾僚之下，願陛下特賜金章，以超其等。」不由辭便求紫上未及語，而朝恩已令所司捧紫衣而至。令微既謝恩於殿前，上雖知不可，強謂朝恩曰：「卿兒著章服，大宜稱也。」魚氏在朝，動無畏憚。他皆倣此。其同列黃門，尋遭斥逐於嶺表。及朝恩被誅，

天下無不快焉。

上纂業之始。多以庶務託於鈞衡。而元載專政。益隳國典。若非良金重寶。趙趙左道。則不得出入於朝廷。及常袞為相。雖賄賂不行。而介僻自專。少於分別。故升降多失其人。或同列進擬。稍繁。則謂之鰥伯。由是京師中語曰。常無分別。元好錢。賢者愚而愚者賢。時崔祐甫素所公直。於眾言曰。朝廷上下。相蒙善惡。同致清曹峻府。為鼠輩養老資。豈裨皇化耶。由是益為持權者所忌。至建中所祐甫執政。人心方有所歸。元載末年。造芸輝堂於私第。芸輝香草也。出于閨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春之為屑以塗壁。故號芸輝焉。而更構沉檀為櫟棟。飾金銀為戶牖。內設懸黎屏風。紫綃帳。其屏風本楊國忠之寶也。屏上刻前代美女妓樂之形。外以玳瑁水犀為押絡絡。以真珠瑟瑟。其為精妙。殆非人工所及。紫綃帳得於南海溪洞之中。首帥則鮫鯢之類也。輕疎而薄。如無所礙。雖屬凝冬。而風不能入。盛夏則清涼自至。其色隱隱焉。忽不知其帳也。謂載臥內有紫氣。而服玩之奢。僭擬於帝王之家。芸輝之前有池。悉以白石砌其岸中。有潁陽花。亦類白蘋。其花紅大如牡丹。不知自何而來也。更有碧芙蓉。潔齒蕩。偉於常者。載因暇日。憑欄以觀。忽聞歌聲清響。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

曲則玉樹後庭花也。載驚惡既甚，遂剖其花，更無所見。則祕之不令人知。及載受戮，而逸奴為平盧軍卒人，故得其實。載有龍鬚紫拂，色如爛椹，可長三尺。削水晶為柄，刻紅玉為環鉤。或風雨晦暝，臨流沾濕，則光彩動搖，奮然如怒。置之於堂中，夜則蚊蚋不敢入。拂之為聲，雖犬馬牛無不驚逸者。垂之池潭，則鱗介之屬悉俯伏而至。引水於空中，則成瀑布。燒燕肉燻之，則焞焞焉。若生雲霧，厥後上知其異，屢言之，載不得已而遂進焉。載自云得於洞庭道士張知和載寵姬薛瑤英，攻詩書，善歌舞。仙姿玉質，肌香體輕，雖旋波搖光，飛燕綠珠，不能過也。瑤英之母趙娟，亦本岐王之愛妾，後出為薛氏妻。生瑤英，而幼以香啗之，故肌香也。及載納為姬，處金絲之帳，却塵之幕，其禱出自句驪國。一云是却塵之獸毛所為也。其色殷鮮，光軟無比，衣龍綃之衣，一衣無一二兩。搏之不盈一握，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故於異國以求是服也。唯曾至楊公南與載友善，故往往得見歌舞。至因贈詩曰：舞怯銖衣重，笑疑桃臉開。方知漢武帝虛築避風臺。王子年拾遺記：趙飛燕體輕，恐暴風，帝為築此臺焉。公南亦作長歌褒其美略曰：雪面澹娥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碧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瑤英善為巧媚，載感之，急於庶務。而瑤英之父曰宗本，兄曰從義，與趙娟遞相出入，以構賄賂，號為關節。更與中書

主吏卓倩等爲腹心。而宗本輩以事告者。載未嘗不領之。天下齋寶貨求大官職。無不恃載權勢。指薛卓爲梯媒。及載死。瑞英自爲里妻矣。論者以元載喪令德而崇貪名。自一婦人而致也。

士傳於進  
賈遂

德宗皇帝。英明果斷。無以比德。每進用公卿大臣。莫不出自宸衷。若聞一善可錄。未嘗不稱獎之。百官對殿。如稍稱旨。無不擡眉聳聽。朝退即輒書其姓名於座側。或有獎用。多所稱職。故卿大夫已下。謂上聖英睿。每與宰臣從容詢訪時政。往往呼其行第。其尚賢進善。皆此類也。及上蒙塵。幸奉天翰林學士姜公輔。屢進嘉謀。深叶上意。初涇原兵亂。長安公輔奏云。朱泚甚有反狀。不如早為之所。無今為兇逆也。上蒼惶之際。不暇聽從。更云朱泚素鎮涇原。賴得將士心。今罷兵權居常。悒悒不如詔之以從鑾駕。不然即斬以絕後患。及聞段秀實之死。上執公輔手曰。姜公姜公。先見之明。可謂神略矣。盧杞朕擢自郡守。坐於廟堂。自陳百口之說。何獨悞我也。盧杞嘗言以百口保朱泚不反。上將欲幸奉天。自携火精劍出內殿。因嘆曰。千萬年社稷。豈謂狗鼠所竊耶。遂以劍斫檻上鐵。狻猊應手而碎。左右皆呼萬歲。上曰。若碎小寇。如斬狻猊。不足憂也。及乘輿過夜。侍從皆見上仗數尺光明。即火精劍也。建中二年。火林國所貢云。其國有山方數百里。出有鐵。其山有瘴毒。不可輕為採。

取若中國之君有道。神鐵即自流溢鍊之為劍。必多靈異。其劍之光如電。切金玉如泥。以朽木磨之。則生烟焰。以金石擊之。則火光流起。上始於行在無樂餌。以備將士。金瘡時有裨將為流矢所中。上碎琥珀匣以賜之。其匣則火精劍匣也。近臣諫曰。陛下奈何以裨將金瘡而碎琥珀匣。上曰。今羌奴逆恣。欲危社稷。是軍中藉材用人之際。而戰士有瘡。如朕身之瘡也。昔太宗剪鬚以付英公。今朕以人為寶。豈以劍匣為寶也。左右及中外聞者。無不感悅。初上欲西行。有知星者奏上曰。逢林郎住。上曰。豈可令朕處林木間乎。姜公輔曰。不然。但以地名亦應也。及奉天尉賈隱林謁上於行在。上觀隱林氣宇雄俊。兼是忠烈之家。而名叶知星者語。隱林即天賈末賈脩之猶子也。上因延於臥內。以采葦略之深淺。隱林於御榻前以手板畫地。陳攻守之策。上甚異之。隱林因奏曰。臣昨夜夢日墜地。臣以頭戴日上天。上曰。日即朕也。此來事契於前定。遂拜為侍御史。糾劾行在尋遷左常侍。駕遷幸梁州。而隱林卒。

二年夏五月。京師副元帥李晟收復宮闈。朱涖原走而兵士纔於數百人。昏忽迷路。不辨南北。因問路於田父。父曰。豈非朱太尉耶。偽宰相源休止之曰。漢皇帝。號源田父此偽

曰。天不長光。地不生惡蛇。不為龍。鼠不為虎。天網恢恢。將何適。泚怒將殺之。忽亡其

所在。及去涇州百餘里。泚忽馬上叩頭稱乞命。而手足紛紜。若有拒捍。因之墜馬。良久復蘇。左右扶上馬。問其故。泚曰。見段司農劉海濱杖戈執戟。與朕相敵。不堪其苦也。時將士聞者。益懷異意。翌日達荊州。偽節度使田希鑒閉門不納。遂至寧州彭原縣。爲心腹衛士韓旻薛綸朱維孝等逼而墜宐。將殺之。泚謂旻曰。汝等朕所鍾愛。今將敗績。可忍共殺耶。旻曰。誠爲陛下腹心。失則不可共爲塗炭。今借陛下之首。以取富貴也。言未終。泚首已斷。泚始亂長安。源休姚令言等廣陳圖識。以堅泚意。及爲偽宰相。日益自負。休乃收圖書貯食廩作蕭何事業。或聞王師不利。而喜色出面。謂令言曰。天下將定。吾等之功。豈後於蕭何耶。令言曰。漢皇末弱於劉季。休退語偽黃門侍郎蔣鍊曰。若度其才。即吾為蕭何。姚為曹耳。職者聞之。謂休不奈官職。喬林雖受僑官。而性好諧戲。因語舊僚曰。源公真所謂火迫鄒侯耳。代宗朝。異國所獻奇禽。馴獸。自上即位。多放棄之。建中二年。南方貢朱來鳥。形有類於戴勝。而紅嘴紺尾。尾長於方。巧解人語。善別人意。其音清響。聞於庭外數百步。宮中多所憐愛。常為玉屑和香稻以啗之。則其聲益加嘹亮。夜則棲於金籠。晝則飛翔於庭廡。而俊鷹大鵠。不敢近。一日為巨鵰所搏。而斃宮中。無不歎惜。或遇其籠。自開內人。有善書者。於金華紙上。

為朱來鳥寫多心經及朱泚犯禁闈。朱來鳥之兆明矣。又大歷中，澤潞有僧號普滿，隨意所為，不拘僧戒。或歌或哭，莫喻其旨。以言事往往有驗，故時人比為萬廻建中初於潞州佛舍中題詩數篇而亡去。所記者云：此水連涇水，雙珠血滿川。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此水者，涇水者，自涇州兵亂，雙珠者，此與弟滔青牛者，興元二年乙丑歲，乙未也。丑牛也是歲改元貞元元年丙火寅虎也是歲賊。

平故也

上切於時政，而頗倚注於台袞之臣。每命相密召學士草詔及進本，上輒多改注。即顧謂左右曰：朕處渠等極位，復以美詞褒之所冀，為朕戮力同心，以成大化。既用崔祐甫為相，悉以國務委之。而祐甫事無巨細，悉皆陳諫。上曰：朕與卿道合天下，細事卿宜隨便剖奏，無乃多疑朕也？自是幼甫之道益所公當。及楊公南盧杞執政，報恩復讐，紊亂綱紀。朝野為之戢手。公南既殺劉晏，士庶莫不寃痛之。明年公南得罪，賜死。岐州時人謂劉相公冤報矣。建中元年七月乙丑，楊段晏二年十月乙未，賜楊為潤州司戶，去州百里，賜死。寶錄云：七日庚午晏已受

誅使迴云至乙  
且下詔殺之

上每臨朝，多令徵四方丘園才能學術，直言極諫之士，由是提筆貢藝者，滿於闕下。上親自考試用絕，請託之門，是時文學相高，公道大振。得路者咸以推賢進道為意。

上試制科於宣政殿。或有詞理乖謬者，則濃筆抹之至尾，如輒稱旨者，必翹足朗吟。翌日，則徧示宰臣學士曰：「此皆朕門生也。是以公卿大臣以下，無不服上藻鑑宏詞。獨孤授所司試放馴象賦，及其本上自考之，稱嘆良久，因吟其句曰：『化之式孚則必受乎來獻物。或違性，斯用感於至仁上。』以授為知去就，故特書第三等。先是代宗朝支單國累進象三十有二。上即位，悉令放之於山之南，而授不辱其受獻，不傷放棄，故賞其知去就焉。」

貞元三年中常侍自蜀使廻進瑞鞭一。其文節高有麟鳳龜龍之形，體質微而麟甲毛羽無不備，具其色照爛有類琥珀。暗中揮之，則如電光上雖不好寶貨祥瑞，及覽此鞭頗甚稱旨，稱嘆遂置於明珠匣。其匣蓋飾以明珠，故云。

上西幸有二馬，一號神智驄，一號如意駒。皆耳中有毛，引之可長一尺。相馬經云耳中毛長一尺者，日行而進退緩急，皆如上意。故以是名之。一日花木方春，上欲幸諸苑內，廄控馬侍者進瑞鞭。上指二駿語近臣曰：「昔朕西幸有二駿，謂之二絕。今獲此鞭，可謂三絕矣。」遂命酒飲之。左右引翼而去，因吟曰：「駕鷁赭白齒，新齊晚日花間落碧蹄。玉勒乍迴初噴沫，金鞭欲下不成嘶。」中書舍人詩也。八年吳明國洞冥記有吳明之龍貢常燃之鼎蠻蜂

蜜云其國去東海數萬里經挹婁沃沮等國。挹婁沃沮皆出漢東夷傳其土宜五穀珍玉尤多禮樂仁義無刑劫人壽二百歲俗尚神仙術而一歲之內乘雲控鶴者往往有之常望有黃氣如車蓋知中國有上德王遂願入貢焉常燃鼎量容三斗光潔類玉其色純紫每修飲饌不熾火而俄頃自熟香潔異於常等久食之令人返老為少百疾不生鸞蜂蜜云其蜂之聲有如鸞鳳而身被五彩大者可重十餘斤為巢於深巖峻嶺間大者占地二三畝國人採其蜜不過二合如過度則有風雷之異若悞蟄人則生瘡以石菖蒲根傅之即愈其蜜色碧常貯之於白玉椀表裏瑩徹如碧琉璃久食之令人長壽顏如童子髮白者應時而黑及沉痼眇跛諸僻惡之病無不療焉



杜陽雜編卷中

前進士武功蘇鄂撰

順宗皇帝即位歲拘弭國貢。却火雀一雄一雌。履水珠常堅冰。愛畫草其却火雀純黑。大小似燕。其聲清殆不類尋常禽鳥。置於火中。火自散去。上嘉其異。遂盛於水精籠。懸於寢殿。夜則宮人持蠟炬以燒之。終不能損其毛羽。履水珠色黑。類鐵大於雞卵。其上鱗皴。其中有竅。云持入江海內可行於洪波之上。上始不以為寶。遂命善泅者。以五色絲貫之。繫於左臂。毒龍畏五色絲遣入龍池。其人則步驟於波上。若在平地亦潛於水中。良久復出。而徧身略無霑濕。上奇之。因以御饌賜使臣。至長慶中。嬪御試弄於海池。遂化為黑龍。入於池內。俄而雲烟暴起。不復追討矣。常堅冰云。其國有大凝山。中有水。千年不釋。及齋至京師。潔冷如故。雖盛暑赤日。終不消曬之。即與中國者無異。變畫草有須色。蕉可長三尺。而一莖千葉。樹之則百步內昏黑如夜。始藏於百寶匣中。其上緘以胡書。上見而怒曰。背明向暗之物。是何貴也。遂命并匣焚之。於使前。使初不樂。及退。謂鴻臚曰。本國以變為異。今皇帝以向暗為非。可謂明德之主矣。永貞元年。南海貢奇女盧眉娘。年十四。眉娘生而眉細長也稱本北祖帝師之裔。曾大足中。